

张汝舟：“天文历法，技而已矣”

■张道锋

1982年的一个深夜，著名书法家林散之先生挥笔写下《赠叶芦》：“早向君家结胜缘，匆匆忧患在人间。恍然一梦槐安国，白发惊心六十年”。林散之这首诗是写给浙江师范大学张叶芦教授的，因为他的父亲张汝舟去世不久，而这一年，林散之与张汝舟刚好订交60年。他所怀念的这位老友正是章黄学派的国学大师，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声名鹊起的张汝舟先生。

张汝舟(1899-1982)，名渡，以字行，自号二册居士，安徽全椒章辉乡南张村人。先生可谓20世纪学术史上少有的奇才，他对于中国传统各种学问都有着深切的了解，然而他的早年并不像多数民国时期的学者那样幸运。他们家底殷实，衣食无忧，可以专心致志求学。相反地，先生从小则是家徒四壁，父亲力耕犹不足以供其读书。先生砥砺自学，在同辈中鹤立鸡群，很快凸显出来。这种对于读书的极大热忱感动了乡贤，在宗族乡贤的支持下，这才勉强小学毕业。因为经济困难，先生考入免费的安徽中学继续攻读。中学毕业后，巨大的家庭负担使得先生终于辍学，在南京江浦县当了塾师。七年后，先生如愿考进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——国立中央大学。

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师，这些身负不世之才的教授很多都是深刻影响了20世纪学术发展的一代宗师。黄侃、王伯沆、吴梅、汪辟疆、胡小石，一批重量级的大学者齐聚一堂，开坛论道，这对于如饥似渴的张汝舟先生来说无疑是如鱼得水。他充分吸收各家所长，与众师长砥砺切磋，一时学业大进。黄侃先生时有“博极群书张汝舟”的赞誉，可谓称道有加。在中央大学时期，与先生结交的朋友同学后来也都成为开一代风气的学界名宿。其中最主要的就包括南京大学的元老程千帆先生，南京师大训诂学大家徐复先生，山东大学著名语言学家、国学大师赵少咸的女婿殷孟伦先生。先生与他们交流频繁，过从甚密，由于这些学者大半出自黄侃门下，又往往以“不失黄门家法”自勉。先生一生以受教黄门为莫大荣耀，对于师门恪守传统严谨的学风尤为重视。数十年后，徐复、殷孟伦前往南大讲授训诂学，先生心潮澎湃，大呼“师门遗教堪传世”，可见对于传统学风的奋力坚守。

大学毕业后，先生反哺桑梓，在中学当起了国文教员。抗战爆发后，先生随校西迁，任教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。抗战胜利后，正式

担任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，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黔中教育生涯。这二十七年在先生的一生中可谓至关重要，他心无旁骛地进行语言学研究，撰写了大量论著，培养了众多学术上的有生力量。先生在贵州大学主讲古代汉语及声韵之学，对于学生采取分门别类的方法培养。他根据学生的表现用红色三角标记以示教育方法的区别，再制定不同的方案改革教学。贵大的学生无一不敬仰先生的博学和敬业精神，皆以得到先生的青睐为极大光荣。先生对于这一段能够支持他从事研究和教育的美好时光非常珍惜，有诗句“地有东南美，何缘更忆家”为证。

正当先生的学术事业进入巅峰状态时，一场政治风暴向他袭来。先生在反右斗争和“文革”中被打倒，并于1971年遣返回原籍务农。直到1980年2月，先生终于迎来人生的转折点，他的冤案被平反了。他又发出了“仰空忽听机梭急，且逐牛郎泛一槎”的呐喊，以求在晚年为祖国的文教事业再创辉煌。先生在家乡滁州进入了第二个学术的高潮。他潜心研究古代天文历法，破解了《史记·历书甲子篇》的内涵，廓清了两千多年来的迷雾，并将四分历法广泛运用在年代学的研究上。他还培养了很多天文历法方面的人才，贵州大学张闻玉教授、新疆师大饶尚宽教授等，后来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，著书立说，以广天文历法之学，光大先生门户。1980年10月，由于先生杰出的成就，由南京大学王气中教授、山东大学殷孟伦教授、南京师大徐复教授共同发起举办了“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讲习班”。先生以多病之躯婉转低吟，对前来求教的年轻学子抱以春风化雨般的悉心指导。讲习班结束后，先生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。1982年元月20日凌晨，先生突发脑溢血驾鹤西去，平生师友弟子闻讯莫不悲痛欲绝，为之恸然扼腕。

先生一生从不曲学阿世，亦不为通论性质的文字，故虽在学界驰骋耕耘，却鲜有俗世的声名。先生的学问广博而精深，涉及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哲学、声韵学、天文历法等多个领域，不仅谙熟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法精义，对于西方的科学精神也无不了然于胸。在整个20世纪的学术史上，不论从继承前人的成果，还是开拓后学的角度来看，先生都无疑当得起“莫之或先”四个字。先生逝世后，弟子们评价他“继往圣之绝学，成一家之体系”，这是对先生最公允最实际的定位。先生向以章黄门人自居，恪守章黄学风，同学殷孟伦称赞他“光大章黄之学，不愧一代名家”，绝非不经之谈。黄侃先生治声韵学，对于清代陈澧颇有高山仰止之情，认为“没有陈兰甫，就没有黄季刚”。先生对黄氏之学的承传与此相类，所以先生也说“没有黄季刚，就没有张汝舟”。

但先生绝不是一位只知随波逐流的庸俗秀才，而是具有现代意义上开拓精神的学术闯将。早在南京江浦县担任塾师时，先生就创见迭出，大胆怀疑，彼时先生尚无高等学府的学习经验，全凭对于知识的一腔热血，奋发自学以得之。他致书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先生，对于胡适有关《水浒传》的相关论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当时胡适已经声名鹊起，在知识界和思想界享有极高的声誉，先生此举真乃石破天惊。胡适先生收到来信，亦深为叹服，并回信表示深以为然，自当改正。先生毕生以学术的承续和创新作为根本的使命，晚年讲学金华，对程在福先生三人面授声韵之学。他主要阐扬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基础知识，而是十大声韵学家的贡献以及在学术史上的位置。他要将章黄

里将自己好好地释放。我想，这正是她在媒体人的道路上走得风生水起、又能成功转向文学写作的重要因素。就是这样一位有一身武功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阅读的媒体人，缘何愿意放慢脚步，与大家悠悠谈起文学来，变成另一个“她”——萧耳，或许与她多年积累的文学素养有关，也与知识女性内心那股亦步亦趋的表达欲有关。

从媒体人到作家，如此流畅而不违和，还有赖于她的果敢之力。“遵从内心”四个字从来不是说起来这么简单，因为大部分人，特别是中国女人，她们的心从古至今就被发配出去很远、很久，找到自己的内心也要假以时日，何谈“遵从”。萧耳的好朋友、作家柳晋说，她是那种看似稀里糊涂、笑起来傻兮兮且没心没肺的女子，你从来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错误的事情，但她始终有力量将一切带回正常的轨道。是的，好的作家骨子里要有这种敢于下笔、敢于做决定的胆识，与文学硬碰硬，和与生活硬碰硬一样，萧耳从不躲避。

她极其女人的文字、声音、样貌，女性视角和女性观点让人印象深刻，念青早在她的《第二性元素》



从左至右：王气中、张汝舟、徐复、殷孟伦

之学从何处来，到何处去梳理清楚，他要引导后学如何发扬章黄学术，将古音学向前推进，通过不断地改革变化，定格为章黄学派特有的学术风格，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毅力和使命感啊！

不惟如此，先生不仅具有宏大的学术视野，对于学术上的一些看似细枝末节的问题也从不肯轻轻放过。这不但是作为一名严肃学者的职业习惯，更是体现了先生以小见大，从小问题着手窥探大世界的学术理念。先生仙逝后，贵州大学组成了张汝舟遗著整理小组，集中整理先生的著作。从遗著的内容来看，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其一，汉语声韵学。先生早年即对传统声韵学颇为关切，抗战时期即已完成《切韵考外篇刊误》，后来又有《段氏十七部谐声表批注》。他对于陈澧和段玉裁在声韵学上的突出贡献评价颇高，同时也发现一些问题，随文批注，进行有益的纠谬工作。先生以唐写本《切韵》《唐韵》残卷及《经典释文》《玉篇》等书为依据，较度铤铢，审析毫厘，补缺查漏，明其等呼，究其流变。结论往往针砭入里，切中肯綮。其二，汉语语法学。黄侃先生

认为“中国没有文法，训诂就是文法”。这句话对先生的影响可谓至大且深，先生凭此一思路在解放前即已完成《国文文法》，对学术界震荡极大。晚年困居滁州主讲古代汉语，由于没有古代汉语和汉语史教材，先生只好利用王力先生的教材，一边讲一边质疑，引导学生用怀疑的视角从事科研。先生关于汉语中不存在介词，单句分为动句和表句等结论，发前人所未发，颇具启发性，更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。其三，古代天文历法。先生晚年对学术进行自我评价，认为“词不如文，文不如诗，辞章不如考据。考据之中，小学较优，小学之中，声韵较胜。天文历法，技而已矣，何足道哉！”虽如是说，天文历法在先生的学术体系中，实则是最有特色的一部分。先生古天文历法学的特点在于不盲从权威，不为千百年来的乱象所迷惑，能另辟蹊径，独树一帜。他深入研究《史记·历书甲子篇》和《汉书·律历志》，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探源溯流的考订和梳理，以《历书甲子篇浅释》的成果面世，从此使得天文历法迷雾渐开，柳暗花明。利用先生的理论，可以轻易地辨析王国维先生“月相四分说”的结论其实是可悲的

佛把每一位读者都邀请进入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如此有底气，这便是她“杂”的能力。她的好朋友念青谈道：“最让人喜欢的，是这本书的语言，什么内容用什么调调。透过文字，不仅窥见作者才华横溢，似乎还能想象她落笔时酣畅恣肆的仪态，而这酣畅、恣肆，没有古典功底也是万万不能的。”能有这样的写作，一定也是有杂读的雄厚基础做保证。她说：“从前的我，听古琴、琵琶与箫声，自闲到读古籍日日不出门，喝茶不喝咖啡，哼京剧听昆曲，穿那种有点民族风格的服装，谈古典爱，像从木心的诗《从前慢》里走出的人。”于是读到这样的句子也不奇怪：“一日雪后，窗外黄叶满地，也读了几首纳兰性德，‘非关癖爱轻模样，冷处偏佳，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’一时不知感叹什么，也写了几句：‘人间万感幽单。三更寒灯午后雨，落红成泥，雪舞秋池，不是离愁。’算是隔空向纳兰公子喊个话。”

说到这本书的写作缘由，萧耳说，这几年来于写作上颇感迷茫。在给自己关于写作的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的限制令中，总有些左右不是，左右都为难的感觉。但读书始终是生命中肯定能排前几位的快

乐事，所以迷茫之中，往往就选择了做“快乐事”，而不是做“难事”。身边诸友，有依然很执着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怎么理会外界喧嚣的，也有在意与这个鲜活魔幻的世界互动的。一个作者，写与不写，为自己写还是为别人写，为精神写还是为名利写，都是问题。

可以交代给读者的是，这十几万字是这几年基本无目的性的写作，懒得连给媒体投个稿的事都免了。你或许可以从字里感受到慢条斯理的、有些私人气息的、刻意与这互联网时代保持距离的节奏。毛尖说，萧耳“这十几万字却国秀般在自己宅邸养了多年，在这个匆忙急躁的年代，她守护的不仅是自己阅读经典的余裕，更是文艺青年和文艺最两情相悦的时刻”。

张瑾华给了萧耳历练与积淀，萧耳继承了张瑾华的果敢与热烈，一个女人在身体里的两个灵魂，在一本书中绽放出无数种色彩，最近，她的小说《朵小姐》也面世了，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，相信她还有更多的可能性。如果你真的见到萧耳，听有所不为”的限制令中，总有些左右不是，左右都为难的感觉。但读书始终是生命中肯定能排前几位的快

她有两个名字，三种能力，和无数种色彩

■李凡凡

多少年来，女性作家甫一出场，那必然是风情万种，细腻、多思、包容万物自不必说，如今又有了颇多大胆、自由和敢爱、敢恨、敢于与生活迎面相撞的勇气加持，于是，她们文字的眉宇间，甚至藏纳了比真美人眼神里更多的闪光，萧耳就是其中一个。

萧耳和张瑾华，很难说哪个是笔名，我想应该都是她的真身，每一位大隐隐于心的知识女性，身体里或许都住着两个以上的自己。

第一个“她”，是资深媒体人，她的好友柳晋这样形容她：“她是一个可以一晚上在‘现场’赶出三四个稿子的战士，也是儿子的温柔的母亲，是一个家的女主人，她的屋子里曾经同时住着生病常要去住院的母亲、日渐衰老的公公和婆婆，她除了上班加班外，还得处理一大堆生活中的杂事……”庆幸的是，萧耳便是有这样一种拥有处变不惊之超能力的人。世俗生活之外，她读了太多的书，写过很多字，出过很多本书——《继续向左》《第二性元素》《小酒馆之歌》《女艺术家镜像》《杭州往事》……她没有丧失对文字的感受，更没有遗失对文学的迷恋，她的精神生活就是她的出口，她可以在这

里就读出了萧耳的女性主义倾向，几乎每篇都纵贯男人女人、权利欲望、爱恨情仇，甚至技法、侃侃而谈，似乎要从所有的电影中析出女人的本性，而所有相关的人与事，不过是她挖掘女人本质的背景，那时她说，有女友曾笑她低俗，满脑袋就是男男女女那点事儿，而她的确一直关注女性问题，她说也许会走女权主义的路上一直走下去。但她并未成为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，她依然会为家庭承担很多，就像她写到的波伏娃，也会为厨房那点事情费尽心机。

作家毛尖在萧耳新书《锦灰堆美人计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)的序言中这样写她们的相识：“长发飘飘。长裙飘飘。丝绸绸调。红酒眼神。第一次见萧耳，我就心里抹把汗，还好不是男人，否则怕是被她拿下。没有被她拿下，却经常被她的文字拿住。她写纳兰性德写普鲁斯特，虽然汹涌着文艺青年的爱慕，但摆脱了梦里挑灯，因为她是资深又老辣的，一句‘纳兰的成长史并没有成为脱缰野马，离开父辈设计的道路，读书，考进士，求功名，纳兰都干得漂亮’，我们知道，她的写作起点不是风花雪月。跟萧耳熟了以

后，很快就感受到了她琴心剑胆的一面。一伙人出去玩，她是永远的决策者。她开快车走黑路，遇到匪人我们筛糠一样，她大声呵斥一句，然后油门一踩绝尘而去，回过车头来，她笑意盈盈，说我们预订民宿的未曾谋面的老板要约她山下看莲花。”

书中，萧耳在《红楼梦》里醉生，也能够《蝴蝶梦》里横枪。她写西门群芳的寒酸身世和里外算计，直接端出了西门庆作为暴发户的真相，但她显然不想对西门庆的淫欲赶尽杀绝。因为本质上，萧耳不是阶级论者，她是审美主义者，趣味至上派，一旦想到西门庆曾经也是“张生般庞儿，潘安般貌儿”“风流浮浪，语言甜净”，她心就软了。于是她一边戳点着西门官人家的“风雅”，一边也帮他辩护两句“此乃时代风气”(毛尖语)。她敢于落笔，笔笔清透，却也彰显了女性写作者内心时而坚硬、时而温润的真实面貌。

出一本内容涉及如此广泛的东

西方文化随笔，既有《金瓶梅》《海上花列传》等古典作品犀利的赏读，也读，读书，考进士，求功名，纳兰都干得漂亮”，我们知道，她的写作起点不是风花雪月。跟萧耳熟了以

后，很快就感受到了她琴心剑胆的一面。一伙人出去玩，她是永远的决策者。她开快车走黑路，遇到匪人我们筛糠一样，她大声呵斥一句，然后油门一踩绝尘而去，回过车头来，她笑意盈盈，说我们预订民宿的未曾谋面的老板要约她山下看莲花。”

书中，萧耳在《红楼梦》里醉生，也能够《蝴蝶梦》里横枪。她写西门群芳的寒酸身世和里外算计，直接端出了西门庆作为暴发户的真相，但她显然不想对西门庆的淫欲赶尽杀绝。因为本质上，萧耳不是阶级论者，她是审美主义者，趣味至上派，一旦想到西门庆曾经也是“张生般庞儿，潘安般貌儿”“风流浮浪，语言甜净”，她心就软了。于是她一边戳点着西门官人家的“风雅”，一边也帮他辩护两句“此乃时代风气”(毛尖语)。她敢于落笔，笔笔清透，却也彰显了女性写作者内心时而坚硬、时而温润的真实面貌。

出一本内容涉及如此广泛的东